

如何做好疫情下的美术创作

王颍

近来,美术工作者为文艺战“疫”倾情倾力,努力担当,表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美术界涌现出一批为时代画像的抗“疫”主题作品。中国画、油画、水彩、粉画、版画、漫画、宣传画、连环画、速写、雕塑等齐上阵,传递了美术家们用文艺作品积极抗“疫”的决心和诚心。

但也不得不说,在美术创作热情高涨的背后,也隐含了题材趋于雷同、表现形式单一等问题。在大体量美术作品中呈现的背景下,跟风现象初现,容易引发观众视觉疲劳。某些作品格调不高,造型能力低下,不仅起不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损害或者贬低了美术工作者的形象。

疫情发生后,美术家们无法深入一线实地取材,大多通过电视节目或网络获取素材,渠道相似。常常是一张网络照片吸引多人画,出现了简单重复和近亲繁殖等现象,暴露了某些画家由于长期依赖照片导

致的想象力匮乏。摄影术的出现给美术事业带来了深刻变革,照片的使用拓宽了美术家的视野,但是美术家如果长期对照片过于依赖,势必遏制其想象力,导致创作能力下降。唐代吴道子一日画完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靠的是高度的默记能力和概括能力。宋代画院考试以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为题,有位考生独具匠心,在马蹄周围画出几只飞舞的彩蝶,“香”的意境便跃然纸上。举这些例子不是为了让艺术家倒退回古代的创作环境中,而是呼吁在素材唾手可得的现代社会里,艺术家依然要保持旺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面对疫情的快速蔓延,照片虽然成了创作素材的主要来源,但不能照搬照套。

其次,抗“疫”主题创作不同于其他题材,有其自身特殊性,有的美术家为创作而创作,没有考虑自身风格特点,反而暴露短板,降低了美术作品的感染力。例如有的美术家明明不擅长表现人物,却为了迎合主题塑造人物,结果由于造型能力

不足,反而丑化了英雄形象;有的美术家用清新唯美的画风表现病房抢救的凝重气氛,自然也达不到理想效果。美术家的风格各有千秋,如潘天寿的奇崛苍劲有别于齐白石的情趣盎然,傅抱石的散锋肆意不同于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艺术风格的形成需要数年的积累,一旦形成就相对稳定。当然,并不是说抗“疫”主题创作只适合某一类风格的美术家,而是需要美术家们根据自身特点,采取更合适自己风格的表现方式,不能一味跟风,人云亦云。花鸟、山水等不能直接表现人物的题材,如果处理得当,一样可以紧扣主题。如有的作品以病房里象征生命意义的一束花、一次性输液袋为前景,辅以一个角度刻画,同样可以达到深化主题的效果。

近来也有一种声音,认为美术作品的治愈作用还不如一只口罩来得实在。诚然,美术作品属于审美领域,它是一种静态展示,比不上前方报道的真实度,也不如曲艺作品的

声情并茂,但是美术的社会功能却不能被否定。无论国内外,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蕴涵巨大的精神价值。一幅《千里江山图》流传千载仍熠熠生辉;《自由引导人民》成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已经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重要坐标。那种认为美术作品没有实用价值就予以否定的观点无疑是肤浅的。这就需要美术家们拿出实际行动,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向社会表明美术作品的强大功用。

在这次文艺抗“疫”行动中,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们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值得尊敬。他们怀抱着一颗澎湃的心记录时代,成为推动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的一分子,创作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希望在这次抗“疫”战斗胜利之后,有更多的杰作留存于中华民族的美术史,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展现中华儿女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来源于“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

春光若只如初见

潘讯

这是有史以来,最让人感到冷清、焦灼的一个年假。从我回家的那天开始,新冠肺炎来势汹汹,每天攀升的感染人数,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压在心头,沉了又沉,无法排遣。除夕前后,一连几天都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困守在皖南的山村里,更觉得阴冷暗淡。但是,我们都在默默地关注着疫情的细微变化,在心底祈祷和期盼。

虽然身边的情况还不十分严重,我们的心却被武汉紧紧揪住。大家都没心没绪,年夜饭也吃得潦潦草草。去年6月,我还在武汉住过一周,登珞珈,眺东湖,武汉三镇的气魄犹在眼前。谁能料想,半年之后,这座城市已经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中。

一直捱到正月初六,天空放晴,我们紧绷的神经也稍稍放松一些。午后,温度渐渐抬升了。爸爸说:“你开车,我们去蓝山看看吧。”在家憋了这么久,我当然立即响应。蓝山,是我们乙村唯一的名胜,它的来头却不小。这是诗仙李白的旧游之地,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也颇不少。山麓有一座肇基寺,寺名就取自李白的古诗“蓝岑耸天壁,突兀如鲸额”。直到清代,大学者洪亮吉还来这里探幽访胜,写过“蓝山新霁后,飞瀑下如龙”的诗句。

时光是伟大而又无情的雕塑师,千百年而下,我们身边的山川形势已经大大改变了。今天的蓝山,千仞的峭壁没有了,如龙的飞瀑也不见了,公路从肇基寺背后的山脊上穿过,人们对山寺的视线由仰望变成了俯瞰。我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寺前的广场上,庙门紧闭,侧门上贴着一张通告,说疫情期间暂停开放,这自然是对的。山寺并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爸爸也不觉得扫兴。他说,往前走走吧,下去就是沙园村。

我们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眼前的境界却越来越开阔了。新开辟的山路,随着山势起伏曲折。一边是挺拔浓密的竹林,竹根下不知从哪儿传来潺潺的泉声。竹林上方射下来的金色光束,照在深绿的竹竿和青翠的竹叶上,一种难以言说的灵秀之气在竹林间缭绕飘荡。另一边的山崖上,都是铁干虬枝盘曲而上的松树,一簇簇苍绿的松针中已经透出翠绿的新芽。土坡因为开路被切开许多断面,常能看见一株临崖而立的松树,瘦瘠的枝干撑向天空,而根须却顽强而执着,扎向大山的数米之下,宣示着动人的力量。行走在松竹映照的山路上,眼前的一切都给人带来袅袅春意,我们蜷缩的神经渐渐苏醒了。

春天从清明开始

常爱翎

小时候,我家对面的山坡上生长着漫坡的樟树。

每天我喜欢站在窗台边,看窗外花开花谢,任思绪自由的畅游。已是仲春,天气乍暖还寒,但对面山坡上依然萧瑟,樟树上的枯叶不肯落下,在枝头摇曳着。

清明到了,仿佛一夜之间,大地换了颜色。那樟树上的新绿,像大自然的画工之作,盎然枝头。枯叶仿佛听从无声的号令,悄然地齐刷刷落下静躺在树下,取而代之的是勃勃生机。

因此,在我少不更事的年纪,总以为,春天是从清明开始的。

清明时节,杨柳吐新绿,春雨飘天地,总有一些缅怀蓬勃滋长,总有一些思念如泣如诉。那些远离我们的亲人,会在我们的祭奠里复活。记得村外河边大堰上有一排溜儿的柳树,爷爷把柳枝儿截成短短的一截,左右捻几下把芯拽出来,便做成笛哨,小伙伴们放在嘴里嘟嘟的吹着,满村的笑着,跑着。参加工作后,每次离家,爷爷总是早早带着行

泉声将我们引到一座石桥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泉水的源头。石桥下的泉水比竹林里更活泼、更跌宕,汨汨不息流过几处断崖,激起了一丛丛白色的水花,甚至让我想到古人笔下的“飞瀑”。断崖之下必有一片小小的水出,有的被纷纷的草叶遮盖着,一股清幽的气息沁入心脾;有的就裸露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光线在浅浅的水底摇曳着、波动着,真妙不可言。

转过石桥,沙园村就在眼前了。一瞬间,我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似乎都打开了,眼前分明是最熟悉的徽州乡村景象,可此时对我而言,却是“人生若只如初见”。沙园春意正浓,向阳的菜园里,青菜已经长出了亭亭玉立的菜茎,有的还爆出一串嫩黄的菜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楚楚动人。一户农家的荷塘正在开坝排水,水声哗哗冲下山涧,塘底应该还沉睡着新鲜的莲藕吧。水位深浅正好,一群鸭子在荷塘里欢快地扑棱着啄食着,享受着这美好的暖阳新浴。村边的山坡上,一位老农在竹林里劳作,我和爸爸看了许久。竹林里回荡着他伐竹的清脆声响,应和着许多不知名的鸟儿的鸣叫,“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意境,似乎也不过如此。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来,熟悉的山村,熟悉的人们,生活的故事还在延续。又一个春天到来了,这个春天和以往无数个春天并没有什么不同,她一样有生机,一样有活力,一样播种耕耘,一样烟火升腾。但是,此情此景,到底是什么打动了我呢?我一时说不出来。

晚饭后,我在台灯下翻书。偶尔读到郑板桥的一封信(《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忽然有几行字令我怦然心动:“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幼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烟结而出,上帝亦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乎?”这几句话似乎解开了我深藏心里的秘密:我从连日疫情的阴霾中走出来,蛰伏的精神刚刚复苏,暮地被这扑面而来的春色春意包围了,我怎能不震撼、不感动呢?这春意,是春草萌生春水荡漾,是年复一年的田园牧歌,是板桥笔下的“心心灵念”“体天之心”——人与自然生息的和谐共处,生生不息。

现在新冠疫情还远未平息,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内心的反思。由偶然邂逅的沙园春意,再到拳拳深情的板桥家书,难道还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叹与警醒吗?

套中人

致敬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孟昱

你穿上防护服
把自己变成套中人
厚重、臃肿的装束内
却是人间最纯粹的靈魂

那是一道残忍的屏障
阻隔了生活原本的模様
密不透风的空間里
呼吸闷热、行动拘束
就连喝水如厕也成为奢望

那是一身英勇的戎装
比金鳞铠甲更显雄威
与死神博弈的战场上

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可即便如此
你依然奋不顾身地向前冲

那是一件天使的披风
轻柔地散发着生命之声
在患者无助的神经内
犹如天籁、甘言盈耳
点亮病人的希望之灯

那厚厚的服装
一定是魔法的道具
否则为何穿上它
你便立刻化身英雄

可似乎不仅于此
如若不是心怀苍生
谁又愿这般与众不同

漫漫长夜,终会黎明
还未啾啾
你又远赴异国他乡
奔往新的战场

大国气魄,责任担当
因为有你
春暖花开,莺飞草长
因为有你
五洲四海,充满希望

《春 燕》 李海波摄



春日暖阳

丁厚银

当阴霾散去,春日的暖阳又和往常一样,伴着和煦的春风,普照在大地上万物之上。那丝丝缕缕的温暖浸润着每一寸肌肤,嗅着淡淡的花香,在阳光下行走,心情如鲜花般灿烂。

那河岸边的杨柳,又垂下了层层绿帘,积蓄了一冬的力量,要在这个美丽的季节迸发;不知名的小草,已吐出了点点嫩芽,个性张扬的玉兰早已卯足了劲,要在这万物复苏时恣意怒放;寂静的河面,荡起阵阵涟漪,晨间的露珠,晶莹剔透在了花瓣上……

不远处的堤岸上,不知谁在吹吻

悠扬的长笛,婉转而多情,像潺潺流过的溪水,涤荡着岁月的浮尘,冲刷着生命的浮化。心事随着溪流一路铺开,被暖阳抚慰得平整平整。

远处的群山,连绵雄伟,犹如张开着有力的臂膀,迎风拂面,携起一缕缕温暖的阳光,将负重的担子缓缓地卸下,将压抑的心情轻轻地释放,扔给风,让其随风飘散,如烟云般游向未知的远方。

虽然口罩还没有完全摘去,但从你那急切步伐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你对大自然的向往,生命的律动给了你最强劲的力量。舒展的眉宇间,满含着喜悦和欣慰;孩子们蹦蹦跳跳的身影也显得轻松而自在,快乐的嬉戏,诠释着生命的多情;欢快的笑声,

释放着天真与烂漫。林间鸟雀的叫声也多了几许温馨,湖里撒欢的鱼儿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欢畅。

经过一个多月来的艰苦奋战,春节期间肆虐中国大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3月1日开始,全国道路卡点已大部撤销,商贸流通企业又重新活跃,加班加点,忧惚又回到了双十一的节奏;工厂里那隆隆的机器声又响了起来,轮班作业的工人,开启了新的劳动竞赛;农村的田间地头,春耕、春种,春耕繁忙的景象再现,似乎忘却了前段时间疫情的存在;老师、学生和学校一边在网上授课学习,一边紧张地做着开学的准备;口罩、分餐成了必备的条件,不能有半点懈怠。

果不其然,我的行动越来越慢,甚至有点停滞不前的意思。一边的老父亲急忙跑了过来,帮我推上了坡顶。我在坡上气喘吁吁,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我满是疑惑地问老父亲,为啥同样是一桶水,我咋拉不起来这么吃力。老父亲笑笑:“不是你的力气不够,而是你没有掌握上坡的要领。”“啥?还有要领?”老父亲不急,“第一,上坡前要加速向前冲跑一段距离,从而产生足够的上坡动力;第二,爬坡中只能鼓劲,不能

赶坡

邓荣河

老家有一小块孤零零的荒坡地,常年闲置着。闲置的主要原因是地势高,浇水不方便,易干旱。去年春天,老父亲花了几天功夫,把荒坡开垦了出来。老父亲说,打算种点菜。

菜是种上了,且长势也不错,但浇水成了问题,只能通过往荒坡上拉水解决。好在啥事也难不倒老父亲,他改造了一下废弃的平板车,然后找来一个废旧的铁皮柴油桶,牢牢地固

定在平板车上,一个简易的水车便做成了。于是,三天两头地往荒坡上拉水浇菜,成了老父亲的头等大事。

那是一个周末,我回老家,闲着没事,便对老父亲说,我帮你往荒坡上拉水吧。老父亲点点头,算是应允。第一车水,是老父亲拉上坡的。别看老父亲上了年纪,但拉起水车来轻松自如,一口气就拉到坡顶。第二车,该我了,我卯足了劲儿,开始往坡上走。走着走着,我觉得腿肚子有点发直。不好,有点吃不劲儿。